

## 爷爷和我“一般大”

□马星雨

打我记事起,爷爷就小脑萎缩了。医生说爷爷这病治不好。小脑也和脸一样,到了一定年龄就开始长皱纹,衰老。但爷爷的小脑“皱纹”长得早了些,他开始糊涂时,才六十七岁。

壮壮是大伯家的儿子,比我小一岁,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,叫雪。我和壮壮一起玩,爷爷偏向我。一次壮壮逮了一只鸟,用绳子捆住了鸟腿,牵着鸟四处溜达。爷爷看到后,一把抢过壮壮手里的牵鸟绳,递给了我。我忙摆手不要,爷爷见我眼神中流露出怜悯的神情,便解开了鸟腿上的绳子,让鸟飞走了。壮壮一下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爷爷看他哭,嘿乐了。

奶奶见状,把爷爷好一顿数落,说爷爷偏心眼。

爷爷糊涂后,爱哭爱笑,因为他的神经不受自己支配了,语言功能也降低了很多。我从小就能读懂爷爷的表情,但壮壮不懂,他不喜欢爷爷,爷爷也不喜欢他。

爷爷喊我“雪”,我答应。爷爷喊我“壮壮”,我也答应。爷爷喊我“雨”,我也答应。不管爷爷喊我啥,我都知道他是在喊我,喊错了,我也

不给他指正,因为爷爷病了,他脑子不好使了。

爷爷经常穿反了衣服,扣子也常扣错了。我上幼儿园,有时自己穿衣服,回到家纽扣也是张三扣在李四上,奶奶说我,咋和爷爷一样。爷爷笑,我也笑。爷爷走过来帮我重新扣好扣子,我也帮爷爷纠正好。

奶奶说,爷爷糊涂后,小孩子不如。爷爷听到后摸着自己的光头笑。每当此时,我便走过去拉着他的手,喊他“爷爷”。爷爷听我喊他,领着我出了家门,到胡同口的大石头上坐着玩。

我依偎在爷爷怀里,给他唱幼儿园学的儿歌。爷爷有时还跟着哼,看到有人路过,我赶紧闭嘴,爷爷也不再哼唱了,我俩都害羞。

那年爸爸买了一台傻瓜相机,要给我拍照。拍了几张后,爷爷过来抱起我,要跟我拍合影。奶奶说,爷爷打年轻时就喜欢照相。爷爷以前是个非常严肃的人,平日不苟言笑,只有照相时爱笑,爷爷就是那种传说中上镜之人。奶奶说错了,爷爷不仅照相爱笑,他看到我也爱笑。

有一年,中秋过后,爸爸从超市买了两包打折的月饼,都是水果味

儿的,我不喜欢吃。我见茶几上有两个咬开了的月饼,估计是爸妈吃够了。我趁他们不注意,偷偷将月饼塞进上衣里,带给爷爷吃。

那天爷爷坐在胡同口正吃着月饼,奶奶出来看到了,一脸怒气问,谁给你吃的?这些月饼都变质了,他们不吃,让你吃?

奶奶一把夺了过去,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我吓得没敢开口,爷爷说,我,是我,自己看到的。

原来,爸爸买了处理的月饼,回到家尝了一口发现变质了,放在一旁打算去找超市理论呢,还没来得及,被我发现送给了爷爷。

虽然是一件小事儿,但爷爷却没有“出卖”我。

我六岁那年,爷爷去世了。我那时小,对离别没概念,固执地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。多年后想起,往事涌上心头,眼泪扑簌而下,打湿了思念。

翻看爷爷的照片,爷爷总是笑。他笑,我也笑。我这才明白,爷爷为何抢着和我照相,或许他自知来日不多,需要给我留些念想吧。

那年,我还是小孩子,爷爷也是小孩子。他是我童年里最好的“小伙伴”。

## 儿时的玩伴

投稿邮箱:  
dzwpxz@163.com  
命题嘉宾:  
陶纯  
(著名军旅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、《浪漫沧桑》等。)  
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国解放军文艺大奖以及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优秀作品奖、全军优秀编剧奖等奖项。



## 信大哥 有肉吃

□肖春荣

小时候我家和大铁家隔着一道院墙,我家地势高,站在家门口台阶上能瞥见大铁家的院子。

大铁比我大三岁,我和他弟弟二铁同岁。二铁闷坏,老站在大门口骂我妹妹“鼻涕虫”。他一骂,妹妹便跑回家哭。为这事我没少揍二铁。二铁性子娘,不敢还手,扯着脖子号他哥。大铁三五步冲出院子,一把将我摁倒在地,一顿胖揍。他打我,我也打他,终不是大铁对手,二铁在一旁笑得鼻涕都冒泡了。

明打不行只好暗斗。大铁一早爱蹲茅坑。他家茅房紧挨院墙,我见大铁猫进了茅房,便将准备好的石头抛过院墙扔进他家茅房。只听大铁“哎哟”一声,裤子都没提便跑出茅房,吼道:“哪个兔崽子往里面扔石头,溅我一脸屎尿……”

我憋住笑,溜进屋内。等天亮上学时,大铁早候在胡同口,又对我拳打脚踢。第二天,我还往他家茅房扔石头,他再打我。几个回合下来,大铁低头认输。据说大铁本来肠胃就不好,几次蹲茅坑被我惊着,天天拉稀。

我和大铁就那么和好了。

我小时候也是调皮蛋,常同比我大的孩子交战,每次大铁都出手相助,战无不胜。依仗着大铁,我也敢在胡同里晃着膀子走路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暗恋车间一位女工,大铁撺掇我表白,“情书”还是大铁帮忙写的呢。

后来,被女工拒绝,大铁安慰我:“别伤心,五步之内必有芳草。”说完真往前走了五步,哎呀,邻家妞儿正好迎面走来,大铁一拍我肩膀:“兄弟,就她了。”

妞儿长得不漂亮,最关键那性子太泼辣,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大铁向我打包票,性子直爽的女孩心眼儿都实诚,是过日子的好手,信大哥,有肉吃。

婚后,妞儿果然孝敬父母,关爱弟妹,对我也体贴,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那时我单位破产,下岗后我做起了酒水生意。有饭店欠我一年酒水钱,屡要不给。临近年底,眼看我过年都割不起肉,大铁听说后,拉着我来到那家饭店,找到饭店老板,一屁股坐在老板桌上,吐出两个字:“还钱!”

老板自知碰到了“不要命的”,乖乖将钱奉上。

后来,大铁举家搬去了省城,拉了一帮人,干起了建筑。几年时间,大铁便富得流油,每次见面他都请我去星级酒店海吃海喝。我走时还不忘嘱咐我,缺钱了跟大哥要。

前几年,我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,过年也不敢在家过,窝在外地的小旅馆。实在交不起住宿费了,我才打电话问大铁借钱。大铁听完,没有吱声,下午他微信转给我三百元。

我一看金额,死的心都有:三百元打发叫花子呢!但人在囧途,涨不起志气,只好忍气吞声收下。但从此我不再把大铁当兄弟。

不久,大铁的手机打不通了,微信也被他拉黑。多方打听才知道,大铁把房子卖了,携全家到外地打工去了。原来,前几年大铁手下的工人在给楼顶做防水时,因安全措施没做好,被突起的大风刮下了楼顶,一死二伤。为此大铁花光了所有积蓄,还欠了银行贷款。我那天向他借钱时,他把银行卡上的余额都取出,凑了三百元,微信转给我。三百元,对那时的他来讲,绝对是一笔巨款。

他不想连累亲朋,便换了电话,去了外地打工挣钱还债。他说,自己跌倒了自己爬。

如今,我度过了低谷期,生意慢慢好转,但大铁还是没有消息。夜深人静时,我便开始思念大铁,不知道他在异乡还好吗?

## 生死姐妹

□刘素萍

说起儿时的玩伴,肯定不会是一个,但如今让我记忆最深的却只有李小玢一个。我与小玢是隔墙邻居,也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班同学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人都是靠挣工分吃饭,谁家劳动力多,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也就多。那时候,我们家十几口,老的老,小的小,是全生产队工分最低的人家。而小玢家就不一样了,除了她不下地干活,父母和姐姐都是劳动力。所以,我们家的生活比小玢家差远了。

上学路上,小玢会从书包里拿出白面饼或白面馒头给我。开始,我不好意思吃,但拗不过小玢的热情,更挡不住“美食”的诱惑,所以在半推半就中我也就“笑纳”了。

时间长了,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说:“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。”第二天上学时,母亲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花书包,说是让我送给小玢。从此,我与小玢背着一模一样的花书包去上学,

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呢!

小学四年级那年,由于小玢家拆旧房盖新房,住房暂时紧张,我就邀请她与我同住。没想到一场煤气中毒事件,差点要了我和小玢的命。

那年冬天的晚上,睡觉前我忘记把蜂窝煤炉子封上。加之那天天冷,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。半夜里,我感觉憋得难受,喘不过气来,迷迷糊糊中就想伸手倒水喝。谁知,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,把暖水瓶从桌子上拽到了地上打碎了。接着,我一翻身又掉在了床前摔碎的暖水瓶上。后来,也许是暖水瓶里的水渐渐凉了,浸湿了睡衣,我脑子反而有点清醒了:坏了,莫不是煤气中毒了?我想站起来,可身体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,怎么也站不起来。于是,我就用力爬到门口,使出全身力气敲门。

睡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母亲,听

到敲门声赶过来,招呼邻居第一时间把我已经昏迷不醒的小玢送到了村卫生所。

醒来后的小玢,反而笑着对我说:“我们俩也是一起经历过死亡的人,从今以后,我们就是生死姐妹了。”我也笑着点头,但那一刻,我们俩的眼里分明都有了泪光。

后来,我考上乡里的高中,小玢却落榜了。

高中第二年,我母亲突然中风偏瘫。那时,我正备战高考,但看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自理的母亲,我打算请假回家伺候母亲。当我把想法告诉小玢时,小玢说:“十年寒窗,你等的不就是高考这几天吗?这样吧,我来伺候婶子,你安心上学。”听着小玢不容分辩的口气,我也只好把感激放在了心里。

母亲在床上躺了一年多,小玢日夜伺候了一年多,直到我母亲去世。是小玢替我尽孝,这份恩情没齿难忘。也许,这就是生死姐妹吧!

## 崇拜过的他们

□孙道荣

儿时的伙伴,我崇拜过好多人。隔壁的二愣子,比我家年长两岁。我们一起为生产队放牛,他能让任何一头牛乖乖地在他面前低下头,让他攀着牛角爬上去。骑在牛背上,二愣子像个威武的将军。我们其他几个孩子就做不到,我们若想骑上牛背,就只能手脚并用,从牛肚子一侧爬上去,不但费力,样子也很狼狈。

几乎所有的小伙伴,都有让我崇拜的地方。

小狗子特别会爬树。那么直不溜秋的树,小狗子双手抱住树干,噌噌就爬了上去。也有别的孩子跟着往上爬,小狗子就继续往上爬,几近树梢。没人能爬到他那个高度。邻村有个孩子不服气,来和小狗子比试了一把,也几乎爬到了树梢。小狗子一看,从树干转到了一根枝丫上。那么细的一根树枝,他竟然能盘腿坐在上面,悠哉游哉地晃荡,像只猴子。那个孩子不敢了,从此甘拜下风。

小平子是当时我们村唯一戴

眼镜的孩子,大家都嘲讽他“四只眼”,他个子矮,又瘦削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他本没有什么值得我崇拜的。有一次,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本厚书。除了上学的课本,我们基本上就没见过别的书。小平子坐在他家门前的石凳上,捧着那本书翻看。我们就蹲在他的身后,跟他一起看。可是,每页书我才读到三分之一,他就翻到下一页了。没想到他看书这么快,简直一目十行。从那一刻开始,我对他刮目相看,觉得他是我们村读书最快,最有学问的人。

就连二年级都没读完的王老三,也有让我崇拜的地方。那时候,农村的孩子大都挂着长长的鼻涕,一到冬天,就像两根肮脏的面条。但他能将鼻涕“呼啦”一声,吸到嘴里,然后,“咔吧”一声,吐出来——干脆,利落,漂亮。我学了好几个冬天,也没掌握要领。

张家的小三子,能一口气将水塘里游来游去的鸭子数清楚;跟我一起上学的邻居家的小

耳朵,不到一个星期就背会了乘法口诀表;

小胖子弹弹西瓜,就知道它们有没有熟……

他们都曾经让我崇拜得不得了。

我崇拜他们,是因为,他们能做到的,我却做不到,或做得不如他们好。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,都被深深自卑笼罩。

长大之后,进城之后,工作之后,人到中年之后,这些年,奔波在不同之地,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,我已经不容易崇拜一个人。虽然我的身边,仍有太多的事,别人做得了,我却做不了;或者别人做得好,而我却怎么也做不好。但我不会因为去崇拜,而是学会了欣赏,并止于欣赏。

其实,每个人都有别人能做到的,你却做不到,或做不好的;但也一定有你能做到的,而别人做不到,或做不好的。他未必值得你去崇拜,就像你也绝不能因而自满一样。